

銀行仔風雲 力帆

太陽一聲的 CAMERA，我連忙起身穿衣，洗臉，刷牙，但沒有吃早餐。（沒有時間，不是離開媽咪 娶了老婆，早餐與老婆，永恒的獎金與獎品。）

ACTION 當然是返工捱駱仔。
我祇不過是上帝忘記落糖的咖啡。

在路上，

在巴士內，

在冰冷的人堆裏，

我都在相信人生如夢，這是對抗都市混亂之晨的最佳意識形態武器。

交通擠塞，幸好六合彩之神降臨於我，回到銀行，剛剛夠鐘，不幸的是惹來數十對妒忌的目光。

晨，沒有了早餐的讚美，失去了一切的活潑，我的肚子開始詛咒。

但祇要資本家的鐘指正九時正，你的身軀再不是身軀，而是機器，一日如十年的工作即向我 TAKE 板。

TAKE 1

我的波士叫我不過太過守時返工。

我的早餐竟是一碗貓麵。

TAKE 2

今天人事處視察員來到我的分行，巡視櫃員對客的態度，有否違反公司訂下的純粹服務主義的政策。他以為自己隱了形態居居的站在我的窗前，挑釁地寫下我的名字，開始視察我的面部工作，如有不滿意，日後正式點名批判。所以，一日如十年的工作做了五年；我面部甚麼藝術人生味道的輪廓都慘被磨平。

有一次，一位老婦向經理投訴，說我故意稱她做阿婆，自此對年齡產生了恐懼症，就是這樣，我在經理室被熬了一輪。

以後，在純粹服務的主義下，見到阿婆也祇好肉麻叫小姐了。

突然，有位老婦向那位視察員先生詢問洗手間在何處，他整一整畢挺的西裝，眼患向高症的走了開去，一副不屑的模樣。

我把老婦叫來，說銀行暫時沒有這樣的服務，隔鄰的酒樓可代她解決。

如果我發明了革命可以當麵飽吃的方程式，這班偽君子首先成為我口裏的早餐。

TAKE 3

一位辦時事評論雜誌的同學找我，想開一個支票戶口，老細聽見是辦時事評論的，就戴了隱形有色眼的向我諸多意見，還叫我年青人要安份守己，於是我「安份守己」的叫同學到別間銀行開戶口。

TAKE 4

銀行裏來來往往的女人減輕了我對工作的隔離感，因為我的靈魂之窗可幸並沒有失

去靈魂。都市女人沒有了化粧等如都市的街上沒有女人。

一個惹來不少目光的時髦女郎走到我的櫃面前，秀髮輕輕的飄揚起，淺藍色的眼蓋膏增加了她那份神女似的誘惑感，兩片嘴唇充滿了信心的向我說：

「可否送給我一本貴銀行派發的日記簿仔呀？」

她的手已伸進來我的櫃面來。

我以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容的語氣向她說：

「剛好派完，沒有啦！」

看見那女郎像戰敗了的母雞，完全失去了先前的神采而離去，我心頭無明地泛起一陣快感。

虛假的東西竟是這麼容易被擊潰，祇是一本日記簿。

TAKE 5

一個出身男校而沒有男孩子的壞習慣，在出來做事後很容易患上過於純情的壞習慣。

我時常替新來的拍擋這樣的擔心。

他叫施然，堅信他不騙人，人亦不會騙他，因此人人都想騙他。

近來，他和一位時常來入數的女郎極為混熟，他在我面前常稱讚她純情的氣質，同事們更笑他們是路軌的一雙，他竟然相信這個被人開玩笑的故事。

今天，施然與那女郎又是談得興高采烈，在他把銀紙放進櫃內後才發覺少了一千元，但女郎死口說帶來的銀紙數目正確無誤，還反駁施然把錢放進後才說欠了，說他根本想騙她的錢。

施然純情得說不出一個字來。

我看不過眼的走過來，被她潑了整面的口水。

在公司純服務主義的政策下，施然祇好成為犧牲品了。

就是這樣，那個少女的純情戰勝了施然的一張金牛。

× × ×

人每天都被生活虐待，今天施然成為被虐待的主角。

× × ×



銀行仔風雲

營業時間過後，部門內同寅向施然循例死人式的慰問使他的情緒死得更徹底，之後，他們便開始大談昨晚哈囉夜歸人，陳維英、亦嘉、洪國華……逐個評。

我發覺他們今天談得特別興緻盎然。

我並沒有參加他們慰問的行列。

我祇是默不作聲的坐在施然的身旁。

一位天真無邪的女同事拿着一件純白色的樽領毛織衣，走到我的面前，問我衣服應向那邊穿才對，我笑着說，白色再不是代表純情，而是幼稚。

她並沒有再問便走了開去。

施然居然對我所說的話感到興趣而笑了起來。

老細叫了施然到他處，我部門的老細是出了名人類尊嚴的收買佬。

看見施然聽得把面側了過去，我知道他的眼正在流淚。

我怒目的望着那食人魔，他望見我的目光才把口收斂起來。

五年來生活的折磨，我已懂得建立起我的權威。

× × 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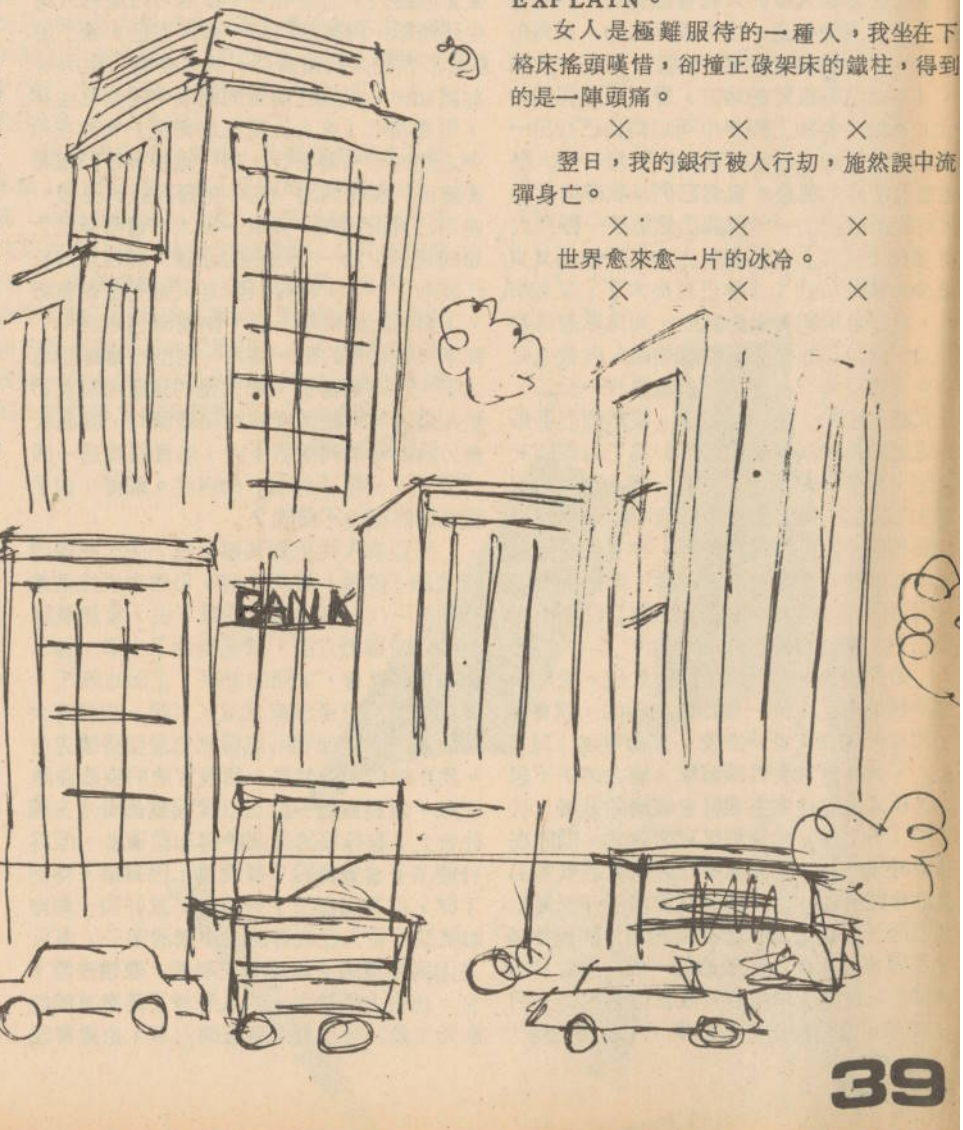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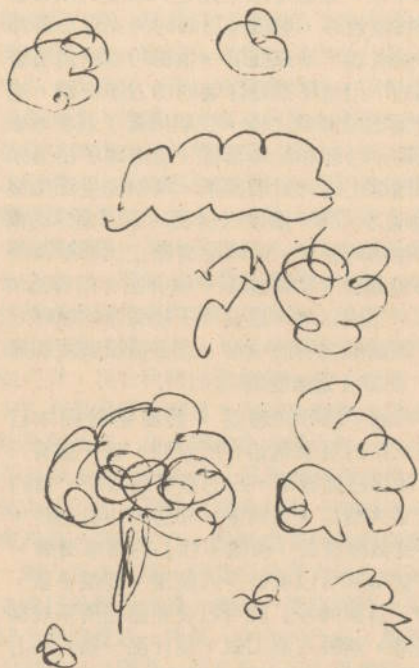
銀行內祇剩下我和施然兩人，和一個值更的老護衛，他臉上的皺紋更加重原已死寂的氣氛。老護衛曾經對我說，他年青時已被人罵為沒出息，直到如今，現在他仍然是獨身。

施然突然問我亦嘉、陳維英、洪國華是甚麼人，我說她們沒有資格代表甚麼所謂解放。

性，在多事之秋裏，根本失去了實際的意義。

× × ×

是晚，我和施然上酒吧喝酒，我們談了很多，喝了很少，我們兩人根本不懂得喝酒。



我安慰他說，我以前也撞過這樣的板，我第一次「瓜水」後，就學識了上DISCO，我要以生活對抗生活。

事實上那次「瓜水」的晚上，我文藝腔到去郊外數星星，對着檯燈呆坐了整晚，發覺找到的一個更空虛，無所依歸的世界，我又何必將自己的文藝腔建築在施然的痛苦上。

所以故事必需要改寫。

酒，有時也會使人清醒。

× × ×

人在無選擇下選擇了電視機，我就是這樣的扭開了電視機，唯一不同的是，從我體驗到戲劇就是人生，我就愛上了看電視新聞節目。

今日的新聞都是熱血的——艇戶代表可以中途被扣留，台灣展開了空前的救國捐款運動，但經過電視機，一切都變得冰冷。

我吸了一口煙，心中極多怨忿，為什麼我的女朋友那麼半「號外」型——ALW — AYS COMPLAIN, BUT NEVER EXPLAIN。

女人是極難服侍的一種人，我坐在下格床搖頭嘆惜，卻撞正碌架床的鐵柱，得到的是一陣頭痛。

× × ×

翌日，我的銀行被人行劫，施然誤中流彈身亡。

× × ×

世界愈來愈一片的冰冷。

× × ×